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二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音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鄭康成曰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賈氏曰是鄙所居不遷○賈氏曰此謂三等采地也載師家邑之田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之田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之

田任疆地則三公之采也親王子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而二十五里

愚案周公言都鄙者甚多當於司徒造都鄙之文著其詳焉盖據載師言之特謂大夫采地在王國之三百里卿采地在王國之四百里公采地在王國之五百里爾未嘗明言公卿大夫采地各有幾里也小司徒注始總言之賈氏疏遂定為公百里

卿五十里大夫二十五里後世説禮者因仍不易若然又與王制所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異矣

王氏詳説曰王制是夏制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之昭武之穆與夫周公之祚胤有功德者皆以次出封而無功德者亦各以親疎食采畿内借使周之内諸侯與外諸侯之分土一同則雖極禹迹所至之處亦不足以封錙斯衆多之子孫大抵皆有以處之也

○圖說曰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以八命之公六命之卿其地視九命七命之公侯以四命之大夫其地視七命之伯以三命之元士其地視五命之子男蓋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其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異乎內則名有所伸而實有所守載師以宅田士田任近郊之地等云者此所謂視侯伯子男者也士之受田寡矣而近地為可食故任之於近郊公卿大夫之田多矣非遠地不可故任之於縣畺此周采地之別也

夫以武王之母弟八人雖曰五叔無官然所謂曰管曰蔡曰成曰霍曰毛者亦其采地也商之三仁箕子微子以爵言而比干特謂之王子比干無可食之采地他可知矣試

以縣內九十三國之數明之為百里者九而三公之田與三公之致仕者處其六所以待王子弟者三而已為七十里者二十有一而六卿之田與三孤及六卿之致仕者處其十五其所以待王子弟者六而已為五十里者六十有三而二十七大夫與二十七大夫之致仕者處其五十有四所以待王子弟者九而已知此則知夏商之內諸侯為少而周之內諸侯為多多少不同其數則廣狹不同其封也明矣

愚案此言食采之數本疏五十里二十五里之說

愚案周之建都鄙外有封域溝樹之固内有城郭

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

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

百里之内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於鄉苟必還

在采邑之都則其列職常往返于數百里之遠而

在途之日多在朝之日鮮矣要知都鄙之主則以

吏居之如冉求為季氏宰而後采地之封者不過

得食其禄此尹氏崔氏春秋所以譏世卿歟

鄭鍔曰造者為而成之之義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史氏曰封之所以止其窺覘溝之所以禁其侵奪然後屋室得以安居焉○鄭康成曰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黄氏曰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知其廣狹遂以制其域居其所當授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

直以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豁除以實地計固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立易法〇陳君舉曰此是制邑之地制非田制一邑之内則有肥磽之不等苟以百畝之地拘之則不足以容百里非所以為邑惟以室數制之所以立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田則遂人掌之史氏曰不易者土力厚一歲一種再易者土力薄再歲一種三易者土力益瘠率三歲而一種易者更迭而種也再易一倍不易之地三易二倍不易之地而其所出不過同為百畝之獲也〇薛氏曰古之南北一步東西百步六尺

為步歲不易者為上田農夫受上田百畝歲一易者為中田農夫受中田二百畝歲再易者為下田農夫受下田三百畝一易再易非若世俗之説荒之而不耕也不易者只是一畝一畝三甽一易者二畝三甽再易者三畝三甽所以愛惜地力如甽廣一尺甽高一尺詩所謂十千惟耦者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合耕正得一甽也晉作爰田乃不問一易再易之地破其疆甽任民自耜不問水旱凶荒至商鞅破井田開阡陌則又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昔之南北一步者開為百步故謂之陌東西百步者開為千步故謂之阡開拓土疆除去煩細令民自盡力於其間其意蓋以田愈實則兵愈增而先王之意亡矣 ○陳君舉

曰王制正義農夫受田實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綱其實不易

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地見異議說○愚案左氏異議見小司徒九夫為井下林氏說最詳

鄭鍔曰遂人頒田里土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以至萊二百畝與此正同然都鄙不易之地無萊者遂地有萊以利上農實遂地以强本也此不論餘夫之地者蓋都鄙之地小於鄉遂造之之法止以授田之家計之而已餘夫非所當計也○愚案餘說見小司徒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

政令

王昭禹曰凡有職於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藪牧之類凡有守於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黄氏曰變職言地守特出之定山澤界域不使與井牧殺雜凡山澤有田其民耕之謂之山澤之農而其地乖離不可井牧定其界域焉　凡有貢於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九穀圃以植事貢草木既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則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頒者以等級分之也○王氏曰頒職事典田之官各有所掌○

黄氏曰職事即下所頒十二職先王常恐其殽亂工飭材賈通財猶本於地之所主學藝世事服事治人者也地法則地職地守地貢各有度數存焉故謂之地法頒職事以為地法亦所以待上政令之事

黄氏曰自建國而下至此總叙之見授職奠守制貢之為一法也

鄭鍔曰地職已分地守已定地貢已制則其法立矣乃頒職掌於都鄙之長使之循此以為地法以待王朝之政令○史氏曰政者上為之章程令者下得以

奉行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黄氏曰政令凡師
役會同賓客喪紀税斂皆是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鄭康成曰荒凶年也○鄭鍔曰金穰水毀木飢火旱
或不可逃所恃以無恐者有救荒之政以聚之則雖
荒而不流徙矣○史氏曰大司徒裂土以封諸侯度
地以授萬民宜先於賦斂而首及於荒政聚民之教
有以見先王本以卹民為主

一曰散利

史氏曰民苟離散則財聚何益記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此荒政所以先於散利○李氏曰夫家之征則薄之山澤之禁則弛之關之譏則去之所以充一歲之入而為國之經費者今皆以予民則已厚矣而又散利果何從給乎吾是以知其所以為荒政之備者其蓄積有素也○王昭禹曰若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後世常平義倉斂散之法美意出於此

二曰薄征

鄭司農曰薄征輕租稅也○鄭鍔曰賦必取盈則民方艱食固無以輸不取則國有所須將何以給姑從其薄而已

三曰緩刑

鄭鍔曰凶荒則犯禁多憫而不刑則犯者益衆嚴以示禁則飢民之犯或出於不得已姑緩之可也○易氏曰若朝士於邦凶荒則慮刑貶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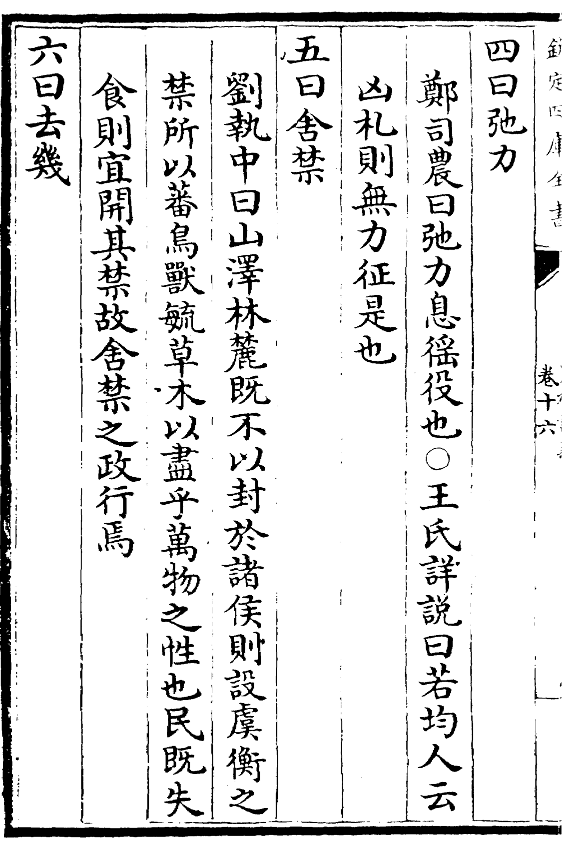
四曰弛力

鄭司農曰弛力息繇役也○王氏詳說曰若均人云凶札則無力征是也

五曰舍禁

劉執中曰山澤林麓既不以封於諸侯則設虞衡之禁所以蕃鳥獸毓草木以盡乎萬物之性也民既失食則宜開其禁故舍禁之政行焉

六曰去幾



王氏詳說曰先鄭以為關市不譏誠得其說矣然諸儒惑於司關之文有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曾不謂門關與市蓋異乎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況荒政十有二有可據經為說者有不可據經為說者舍禁之事不見於虞衡殺哀之事不見於宗伯多昏之事不見於媒氏除盜賊之事不見於司寇要之荒政之設為後人設耳

七曰眚禮

鄭鍔曰掌客云凶荒殺禮則眚禮者損夫吉禮也眚與省同○劉執中曰省祭祀之禮所以節財用厚賑卹也

八曰殺哀

鄭康成曰殺哀謂省凶禮○劉執中曰國之哀慼必有重禮以將其誠以斯民之困殍有所不能備則殺哀之政行焉

九曰蕃樂

鄭鍔曰先儒謂蕃樂者蕃當為藩有閉止之義凶荒則宜止樂而不作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其意一也

十曰多昏

劉執中曰昏必用六禮禮以荒而不可備時雖荒而不可失也故多昏之政行焉○史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十有一曰索鬼神

劉執中曰鬼神雖幽能助陰陽以為水旱札瘥者必索而祭之○王氏詳說曰若司巫云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是也○史氏曰詩云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聞遇災而索鬼神所以祈民福也

十有二曰除盜賊

李景齊曰除盜賊必見於荒政者誠以盜賊於凶年為多盜賊不可不除然使賙救拊存之責未盡而遽

欲除之則是罔民而已故散利薄征弛禁去幾凡所以生養吾民無所不盡其至而彼猶為盜賊之歸則不得已而除之故荒政以除盜賊為末○史氏曰傳曰牧民如牧羊當去其敗類者凶荒而除盜賊防其嘯聚為民害也

總論

呂氏曰荒政十有二其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

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發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廹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當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政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物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眚禮此則

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
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
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
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
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
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
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
刑此說除盜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

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喚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道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脉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攷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攷大府天府内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攷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攷司寇士師所掌之

刑他莫不然參觀徧攷然後可知

以保息六養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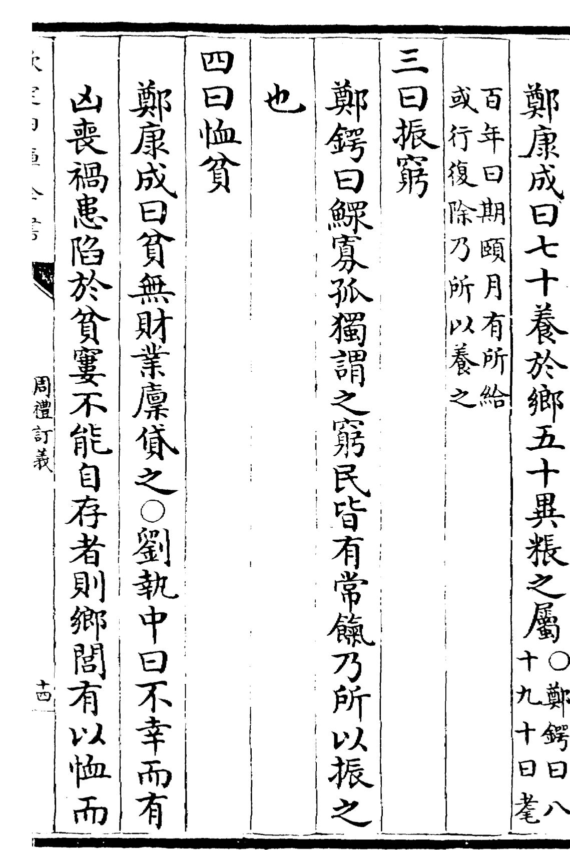
史氏曰救荒之政醫者之調養既有以救之又有以養之民不相保而蕃息者未之有也○易氏曰息有生生不窮之義保其息而使之安而不危有以息之有所養者聖人也○鄭鍔曰有以保之使之使之生而不傷○李景齊曰先王之時户口有版生齒有數其切切然計民數之多寡誠以民生或耗必其養民之政有所未備者茲所以保息之道有

六蓋欲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以求民生之蕃息也先王盛時户口極多者蓋出於此

一曰慈幼

鄭鍔曰保息之道莫先於慈幼人方幼稚如木初萌偶搔而絶之可以絶其類將以養民宜自幼者始王制十四以下不從征役後世之法亦有生子三人則與之母者慈而愛之也

二曰養老



鄭康成曰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鄭鍔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月有所給或行復除乃所以養之

三曰振窮

鄭鍔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皆有常餼乃所以振之也

四曰恤貧

鄭康成曰貧無財業廩貸之○劉執中曰不幸而有凶喪禍患陷於貧窶不能自存者則鄉閭有以恤而

贍之不得貧困焉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此其一端也

五曰寬疾

鄭鍔曰人有疾者苟遲而俟之使得以調治或有能生之理見其疾也又從而勞役之不少寛假則以小疾而斃者多矣故特以寛為言

六曰安富

鄭鍔曰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賴資其有餘以補其

不足苟謂其富厚而賦取無藝富者不安小民亦失所依非國家之福漢武因豪富筭緡錢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而海内蕭然蓋不知安富之道○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謂以法度教之使知尊卑之節則民之所用雖少自以為足也以本俗六安民其六曰同衣服謂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皆深衣而已則富者安也自周綱解紐禮樂崩壞商賈大者衣必文繡食必粱肉以其貲厚交通王侯以富相軋以利相傾千里游傲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公卿大夫以下爭于驕奢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而貪人恣行矣凡風俗之所以薄獄訟之所以繁者民貧故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鄭康成曰本猶舊也○項氏曰本其俗之所習則民心乃安○劉執中曰本謂根本也使俗有本安於其生如木之不可拔則曰本俗而可以安萬民使之戀其里閭雖有災難不忍舍之而適于他邦

一曰媺宮室

鄭康成曰媺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劉執中曰謂野廬及邑居之宮室里正以時預飭修治必使牢密媺而不弊詩云上入執宮功穹窒熏鼠塞

向墐户入此室處媺其邑居也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媺其野廬也

二曰族墳墓

鄭康成曰族類也○劉執中曰考妣祖先族而葬之萃于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適他邦故一其志安於里閭也○鄭鍔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是也○愚案呂氏說見冢人

三曰聯兄弟

鄭康成曰聯合也○鄭鍔曰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寖以疎遠相視如路人者以不聯也○劉執中曰井田之法民受一夫而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亦所以安之而使不能去

四曰聯師儒

鄭康成曰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劉執中曰百家為族則同其族室有儒以教之五族為黨則同其黨庠有師以範之少小同其師儒長立同其道藝情親

義合亦有以安之而不忍去○孫氏曰先王之於民隆師儒之教而不具學校之制非故略之也亦有所不必具也周之建國固嘗為之學矣然所合者國子弟而已後之作王制者曰國之俊選皆造焉質之周官無明文不知果預乎其間否耶借使得與冑子並進不過巳興於鄉者惟州長有所謂州序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不指州而言疑黨亦自為序然皆不載制度之詳豈非州黨之間切磋琢磨之地相會以時相先以禮本無法制之可言即如使後世羣天下之士於學廩之有食然後為教養之盛則浮薄罵競之風已熾於斯時矣奚取乎長育人材之道哉

五曰聯朋友

劉執中曰道合為朋志合為友交相琢磨成其德行

則其義益不可忘亦足以安之而不可去也

六曰同衣服

鄭康成曰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異○王昭禹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以齊其民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劉執中曰蠶桑機織之事非一婦可成同井之家更相為助然後衣服得以同時而成詩曰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八月載績載玄載黄為公子裳則婦女所以聯其衣服之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

挾日而斂之

李景齊曰此亦冢宰垂治象之意夫先以保息養萬民次以本俗安萬民而後繼以垂教象之法盖所施之次第若此未有以養之安之而遽欲教之則無常產固難責其有常心徒有以養之安之而無以教之則飽食逸居正恐其鄰於禽獸耳此庶富教之序

鄭康成曰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五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史氏曰其曰教象見乃

謂之象也○鄭鍔曰教象之法謂六德六行六藝與夫書攷賔興之法皆國之舊章非每歲更變其舊葢因歲首示更新之意而已必垂而示之使之熟觀洞曉至於十日然後收而藏之仁民之意深矣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鄭鍔曰或謂已言布教于邦國都鄙又言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何也葢有教典有教法布以教典使之知所守施以教法使之知所行教法既布都鄙邦國宣

化承流之職各推而行之以教其所治之民

令五家為比毗志反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音周五州為鄉使之相賔

鄭康成曰此所以勸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項氏曰人之生有天屬焉有人屬焉天屬則不待教而相親至於人屬無事則相往來有事則相棄背非上之人有以教之不可也是故先王為比為

閭則必有以令之相保相受則必有以使之令之則不容於或遺使之則不容於或背○鄭康成曰保猶任也○吕氏曰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竒衺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盖兼言

鄭氏曰閭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王昭禹曰二十五家曰閭閭門則居足以相容使之相受

鄭康成曰族是百家○陳君舉曰百家之中不幸有

死者相與辨其葬事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後衆輕易舉也○吕氏曰族獨以四為數欲湊成百家故也○鄭康成曰黨五百家救救凶災也○陳君舉曰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救○鄭康成曰州二千五百家賙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陳君舉曰水旱凶荒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所能辨惟二千五百家則其地必闊必無皆水皆旱之理庶幾有無可以相通○鄭康

成曰鄉萬二千五百家賔賔客其賢者○鄭鍔曰三歲賔興之時彼賢彼能我從而賔之我賢我能彼亦賔乎我故使之相賔○陳君舉曰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賢於五比而已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賢於四閭而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攷其德行道藝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至於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賔

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而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居雖異室而從容若一家體雖異腹而和合若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為愷悌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為憂患焉○鄭鍔曰凡此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載於地官蓋王國之六鄉而在近郊百里之内也平居使之相保相受如此故有事則用而為六師余攷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合比閭族黨之民以為之而不見其制令觀此文乃施教法

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乃知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鄉之制合為比閭族黨也盖上言施法於邦國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則所使所令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以是觀之諸侯之國六鄉之制與王國皆同可知○圖說曰鄉遂之制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之國二鄉二遂子男之國一鄉一遂書曰魯人三郊三遂盖言郊則知遂之在野言遂則知郊之為鄉魯大國也故三郊三遂大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國亦有鄉遂明矣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王昭禹曰頒以九職三事也○王氏曰登言進而成之九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進而成之也○鄭鍔曰言用此以進其業也民之常情好逸惡勞自安而不知勉此業所以不能進任以職事使之勉勵赴功乃所以登之矣大宰九職用於王畿之内然邦國都鄙不可無任民之職於是設為十有二職以頒之使用是以登進之也○劉執中曰大宰主治任之以職而已司徒主民不止任之以職又

登于籍焉謂能稼穡者則登於三農之籍能樹藝者則登於園圃之籍也

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鄭司農曰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育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閒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鍔曰閒民無常職宜不能生材然而轉移執事其材實賴以生焉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黃氏曰學藝士也夫人皆得學之世事公卿大夫士之冑嗣古者進興不出此二者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賈氏曰公家服事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孫氏曰九職之外加以三焉則以三者與九職之民共之使民心服上之教而保其職業者也學藝民材所由興世事民志所由定服事軍旅田役追胥所由習若六閭師所任者國中四郊之民因以征斂其材

賦所謂九功之貨賄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

○愚案三物八刑皆言鄉者蓋教法始於六鄉故也鄭康成曰物猶事也○史氏曰無形無名者道也有形有名者物也得之於心為六德行之於身為六行習之於事為六藝是三者有形有名矣故謂之三物

○鄭康成曰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賔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

李景齊曰成周賔興萬民者不一而足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其取之亦廣矣末也所謂德行藝者皆析而六之曰智仁聖義忠和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禮樂射御書數誠恐難以責其才之全則凡於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之恨然則取士之目最廣者蓋莫詳於周而謂其不以科目取士何哉是古非今者類欲屏去後世

之科目而復還古人里選之制其所以來天下之才者正欲其科目之廣也若夫才必就於其所養而成於其所教此大司徒所以教以三物而後賓興之歟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鄭鍔曰成於性者德也德則有知仁聖義忠和之别臨事不惑先事而知者知也○項氏曰知動而明事自博愛而兼愛者仁也○鄭康成曰愛人以及物通睿而能化者聖也○史氏曰以其無不通能制事變使各得其宜者義也教人以善推

誠不欺者忠也○鄭康成曰忠以中心喜怒中節不為崖異斬絶之行者和也○鄭康成曰不剛不柔凡此皆成於性而自得者故名之為德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鄭康成曰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鄭鍔曰能信乎朋友者任也恤振憂貧者○鄭鍔曰能周恤於患難者恤也

鄭鍔曰凡此皆見於所行故名之曰行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鄭鍔曰禮者知揖遜之威儀○史氏曰五禮所以防其偽 樂者達節奏之高下○史氏曰六樂所以防其情 射則明五射之法○史氏曰五射之儀足以觀其德 御則熟五御之節○史氏曰五御之節足以觀其知 書則明六書之品○史氏曰心畫見於六書 數則知九數之計○史氏曰物變見於九數 是皆才之所長故命之為藝說者曰射御書數曰藝可也禮樂之妙與天地同流古之所謂賢聖亦由通於此而已名為一藝用以教人何也通乎天

地者禮樂之理也可以教人者禮樂之法也六藝之禮樂如此而已

易氏曰六德蘊於内六行形於外隨所寓而見皆可得而指言之惟道隱於六藝之中不可以指言故總而名之曰道藝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衆皆可以為聖知為仁義為忠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義誠實不欺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

之和此六德為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於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於朋友恤於鄉閭而皆得乎親疎内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見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於玉帛鐘鼓者為六藝之首五射六御之見於弓矢綏策者為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於文字籌筭者為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實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為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

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撫而納諸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音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鄭康成曰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賈氏曰此不悌即上六行友是也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凡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鄭鍔曰凡宜念鞠子哀弟當念天顯然制刑之意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凡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

者不敢凌長也

鄭鍔曰教民之三物曰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邪人之性有厚薄昏明之異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别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苟不修其行則害于其身禍于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之謂戮民也加之以刑可以無愧矣

鄭康成曰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也

史氏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故八刑之設以不孝為首而以其餘次序之若夫造言亂民之罪既無與於六行大司徒何與哉蓋造言而不禁則風波以起衆人之疑簧鼓以惑衆人之聽亂民而不禁則淫侈之行興澆詐之風熾如是而望教之行不可得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而孔子數少正卯之罪亦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然則造言亂民豈不為害教之大者乎宜大司徒所終禁也有賔興之禮以勸之於前又有八刑以驅之於後民若何不歸君子長者之途哉○項氏曰賔興則所謂格則承之庸之也繼之以八刑所謂否則威之也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鄭司農曰五禮謂吉凶軍賔嘉○鄭康成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

行得中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鄭康成曰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賈氏曰獨中禮樂二事者化民以禮樂為急○項氏曰偽則有所作為中本湛然作則反中矣情常患於流放和貴中節流則非和矣是故以五禮六樂防之禮非能教中也防其偽則中自不失矣樂非能教和也防其情則和自不失矣或謂制其欲以復其性非也禮樂直防之使不作耳非謂情偽已入復從而制之也○鄭鍔曰惟五禮由中而

制所以著誠而去偽故可以防其偽惟六樂由和而作所以滌邪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情情偽已去則反其自然之中和何不可之有禮樂之制雖掌於春官用以教民則在司徒而已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康成曰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史氏曰教而不服則有爭爭而不已則有言于公故曰

訟訟而不已則置之狴犴圜扉以折其憤很之氣須其自怨自艾以服吾之教故曰獄

鄭康成曰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賈氏曰將斷割之時恐其不審故與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史氏曰大司徒不專聽斷必與其屬共之不以尊嚴自居不以貴勢自驕周流田野諄諄然教其長老以慈順教其子弟以孝悌使比閭族黨燦然有文歡然有恩恤其疾隱致其忠愛未嘗一日不與民接必使王者之教沾濡浹洽無有不服然後已○黄氏曰司徒教官而預聽訟之事未歸于士猶冀其可教也○項氏曰司徒聽

斷止於不服教而有爭訟者爾前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類凡與於教者是也不與於教而麗于刑者司徒所不當治皆歸于士宜也說者謂司徒與有地治者斷其刑而使士行刑非也

鄭康成曰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曰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為大士或謂歸于圜土圜土謂獄也獄城圜○史氏曰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謹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以盡之此非大司徒不能也及夫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然後告王而制刑則歸之士者豈得已哉○呂氏曰刑與教對立出彼則入此出此則入彼無非左之右之防閑天下使遷於善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託歷反

鄭康成曰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鍔曰或謂祭祀之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何也余以為六牲之奉非惟以盡事神之禮盖使

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為土其性順而易制觀千鈞之牛三尺之童持尺箠而驅之弭而行略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使知設教之本意也○史氏曰大司徒為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

鄭司農曰羞進也○史氏曰肆者解其牲體而陳之於俎○鄭康成曰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賈氏曰後鄭不從先鄭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云羞其肆明先豚解

享先王亦如之

賈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幷祫禘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禘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奉牛牲謂全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腥獻者豚解也羞其肆者熟獻也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康成曰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

以給賔客○黄氏曰鄭曰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
脩道則非遺人之事矣遂師曰賔客廵其道脩庀其
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於其遂行之遺
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鄭鍔曰大賔大客之來
往道路以通往來之途委積以共行李之費使賔至
如歸亦設教之官脩文德以來遠人之意也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賈氏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

柩之役故鄭康成云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曰六引謂引喪車索也○鄭鍔曰六鄉內也故屬在前之引六遂外也故屬在旁之紼因其遠近內外理當然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賈氏曰遂人職云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指曰紼行道曰引○項氏曰引在車所以挽車紼在柩所以弼柩大司徒則檢校六引之事故曰治其政令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賈氏曰凡軍旅田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史氏曰軍旅所以用衆大田所以簡衆大役所以任衆

衆之所聚政令行焉不有旗表其觀視何所趨向哉

○鄭康成曰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民於其下○鄭鍔曰余攷周家之制熊虎為旗大閱之時師都載之治兵之時軍吏載之葢衆之所在以威為先也大司徒於大軍旅田役則用旗以致萬民既以為號令且以示威也官尊勢重統而治之彼安得不惟令是從乎

易氏曰大司徒以旗致民致之於比閭族黨州鄉之

聯也大司馬以旗致民致之於平列陳之際也○黃氏曰此六鄉之衆庶用於國中者若起野役則遂人以遂之大旗致若帥諸侯之師則司馬以大常致與追胥竭作故言萬民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鄭康成曰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史氏曰致民於王門備不虞也○鄭鍔曰變出於非常姦雄或將乘之故致民守於王門王宫固有宿衛之人鄉遂之衆宜守王門之外○鄭康成曰節六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鄭康成曰大荒大凶年也○史氏曰水旱蟲螟謂之荒　大札大疫病也○史氏曰天行謂之札　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劉執中曰凶民可移而豐或不受穀貴可通而賤或閉糴是以移民通財之令出焉○劉氏曰令之急於困窮聖人之大務也

王氏詳說曰荒政十二所以聚萬民然與令邦國則

不同且移民通財政之所無而令邦國之所有也自散利至除盜政之所有而令邦國之所無者天子家天下人中國民吾民也何民之移財吾財也何財之通是移民通財可用於邦國而不可用之於王畿予奪持之於王威福作之於辟禮樂出之於天子邦國何預焉此散利去幾眚禮殺哀等事可用之於天子而不可用之於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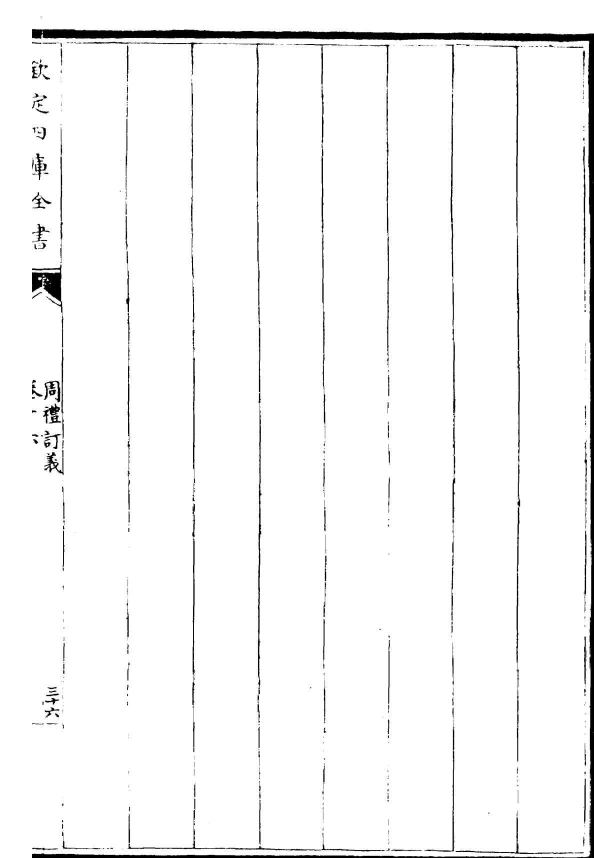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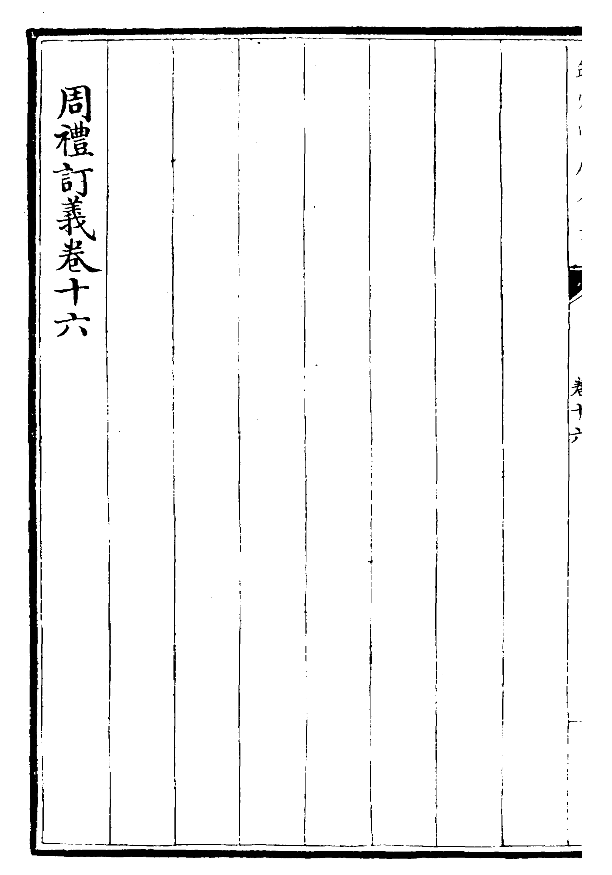
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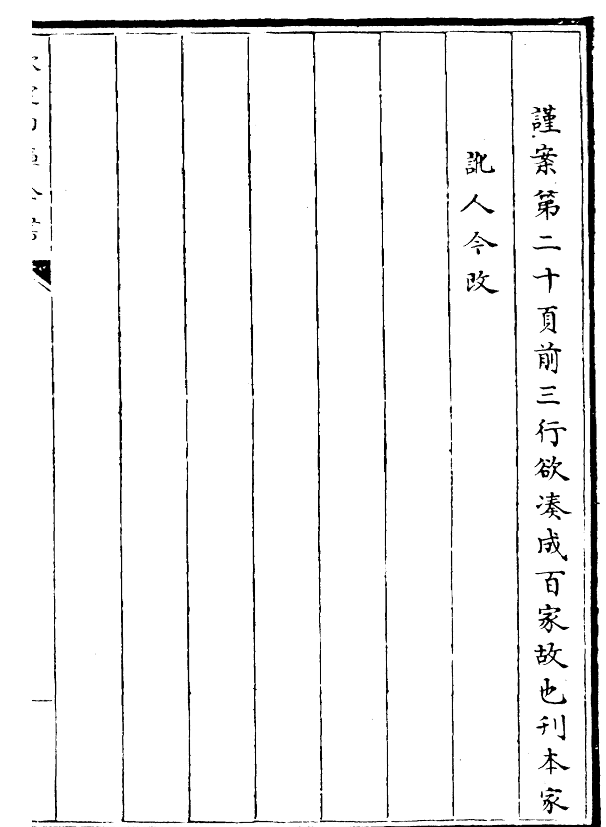
鄭鍔曰歲終周之季冬令之十月正歲夏之正月令之建寅也歲終令致事所以終時王之事正歲聽命則施教自建寅始也

王昭禹曰大司徒所掌者教而已故所令止於教官

○鄭康成曰教官其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史氏曰不曰不共而曰不正者以此知先王之教本以正天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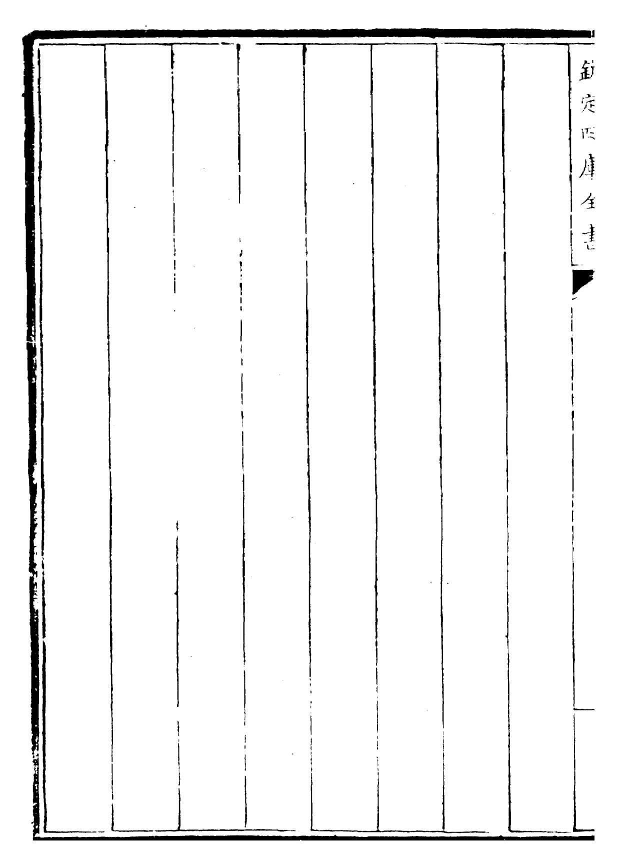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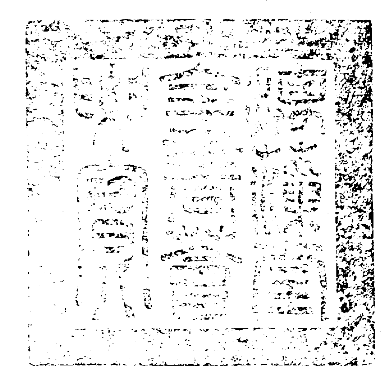

周禮訂義卷十六



謹案第二十頁前三行欲湊成百家故也刊本家

訛人令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劉銓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九百十三

周禮訂義卷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

鄭鍔曰或謂周之教典建於大宰大司徒則施其教法小司徒地官之貳於教法亦掌建之何也葢設教而無法則教不行有法而不建則法不立教官之長推其法教官之貳掌建其法所以相成焉大宰則建於朝廷之上以示百官小司徒則建於教官之府使

其法不廢不以建為嫌也

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凡征役之施舍

鄭康成曰稽猶攷也○史氏曰國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易氏曰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舉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鄉六遂邦甸者舉上下以見其中○史氏曰夫謂其身家謂其居如止知其居則土著之民在爾僦寓轉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

家所以兼言也○易氏曰夫謂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壥舉其凡也家謂上地七人中地六人下地五人則其目也

愚案比輔也相親比也

黃氏曰九比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小司徒專掌比法蓋鄉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也故其職又曰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攷夫屋以待政令國中六鄉也四郊六鄉之餘邑也六鄉四閭之吏司馬法閭方百里三萬家四

閭十二萬家六鄉為七萬五千家其餘五萬五千家為四郊此亦大約也鄉之民雜必比而居之者使各從其類而習其事也邦國都鄙皆本司徒鄉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數而邦國則受其比要内外之勢詳略不同○林氏曰九職之民比居之數也

愚案周家比法自五家始故小司徒有九比之數大比之要鄉師有國比之法族師有邦比之法

鄭康成曰貴謂為卿大夫○黄氏曰賤臣妾也閒民也不登於比閭之籍其賤亦可恥○鄭康成曰廢疾謂癃病也

王昭禹曰貴治賤者也賤事貴者也老者在所養幼者在所慈廢疾則不可任事在所寛恤也

愚案䟽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昭禹因以施惠謂之施舍政役謂之舍不知粟米謂之征力役亦謂之征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貴賤

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施字依鄭注作弛即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鄭景望曰施猶加也或加之或舍之必辨其實所以息幸民之心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賈氏曰祭祀謂州祭社黨祭宗族祭步飲食若行鄉飲及族食喪紀謂若四閭為族相葬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史氏曰衆之所聚不可無禁與令

鄭景望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國中以下云者則教

實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寛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喪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陳君舉曰小司徒既掌建邦之教法矣自此以下不聞設教之意大抵皆是校登民數整頓軍賦何也先王之世寓兵於農養勇以禮以井邑丘甸易部伍之名以蒐田獮狩更戰陣之習教之之意正在於是晉文公入教其民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

以示禮故城濮之役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衛靈公問陳孔子荅以俎豆諸葛孔明出入行陣間文中子以為可興禮樂殆是意與若將教民之事作清談看了最害事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王昭禹曰頒比法者頒校比之度數也○楊謹仲曰即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以至於相賙相救者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其

校比則有法矣其比法則自司徒而頒之鄉大夫則受其法於小司徒而用之

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鄭氏曰登成也成猶定也○鄭康成曰衆寡民之多少○賈氏曰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輓行○鄭康成曰物家中之財○賈氏曰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史氏曰物雖民之物緩急有用當辨其可用與否○易氏曰六畜以備公家之用車輦以待師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數則衆寡六畜車

輂皆有一定之數○賈氏曰以歲之四時小司徒而施政教徵索於民及所施政令皆據民物等數而行之○易氏曰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師田之類○黄氏曰徵令貢賦之徵令政教必觀其豐約而為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寛急故入其衆寡六畜車輂之數而後施行之

王氏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數之則以所屬之人寡稽之則以其所屬之人衆有校而登之

者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有登而不校者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之所校而已○孫氏曰先王之登民數有講其安養之實者有明其愛敬之義者講安養之實則利見於當時明愛敬之義則法傳之萬世司徒之登民所以講安養之實司寇之登民所以明愛敬之義自司徒頒九比之法使各以時而登之又從而校之故計口而田度力而役鰥寡孤獨

廢疾者有所養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知所舍地足以容其民民足以治其地此所謂講安養之實也然司徒登其民而不獻其數司寇獻其數而不掌其藏蓋司寇治刑之官舉生齒之數悉登而獻之王拜而受之則知民之重其可輕殺乎天府祖廟之司受民數之登與玉鎮大寶器並藏之則知國本所繫其可輕視乎君臣上下通知愛敬爾民愛敬之義明於上則安養之實達於下常相表裏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鄭氏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鄭司農曰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劉執中曰三年則大比謂簡去其老疾不任役者補其闕落不成伍者○鄭司農曰要謂其簿○黄氏曰邦國羣吏大比縣師攷之小司徒受其要而已治之略也末言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則詳治之比法不施於六遂鄭曰亦受鄉遂非也比

要在司徒為民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鄭鍔曰言邦國者指天下諸侯之國以别六鄉之所入也六鄉内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受其要者民已分於諸侯則不責其詳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易氏曰會聚也小司徒以軍制聚萬民自五兩以至軍師咸在焉獨言會萬民之卒伍者先王之軍制調

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不五數不足以調兵故積數起於五人之伍不百數不足以出兵故積數起於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陣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陣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陣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陣

鄭氏曰用謂使民事之○賈氏曰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須預配卒伍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

鄭康成曰五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鄭鍔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比之閭即五伍之兩四閭之族即四兩之卒五族之黨即五卒之旅五黨之州即五旅之師五州之鄉即五師之軍也萬二千五百人為鄉合之以為一軍王之六軍出於六鄉舉一軍之制則六軍之制皆可得而知

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内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之象也陳君舉曰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五夫數也五人爲伍則手足耳目以相及不待徽幟可以别識不待旌旗可以指揮五伍爲兩則以人爲伍以卒爲旅以旅爲師以師爲軍則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幟旌旗用焉故以兩爲卒縱横皆兩參兩什伍之法定於此

其為軍賦因此而已○鄭鍔曰說者謂五人為伍則左右前後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則二十五人矣兩兩相比則謂之兩二十五人縱橫皆五何以謂之兩耶蓋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為卒則縱橫皆兩矣唯卒之縱橫皆兩也其法起於五人之伍故以兩名之朱氏曰出軍之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到第三便着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則成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齊處

陳君舉曰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也

李景齊曰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然嘗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以司馬法不能無疑司馬法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則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約

而計之兵車一乘則三兩之數五伍為兩則二十五人三兩則七十五人四乘則三卒之數四兩為卒則百人三卒則三百人也百乘則三師之所舍五旅為師則二千五百人三師則七千五百人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積而至於千乘則六軍聚焉七萬五千人是則六軍之數適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軍言之則不足於萬乘以諸侯之千乘言之則不應有六軍是何也大抵悉天子之畿内以為軍則足以容萬乘而所謂六軍者特寓於六鄉乃天子宿衛之兵爾其餘六

遂都鄙之兵蓋不與焉悉諸侯之國以為軍則大國有千乘而所謂不過三軍者僅止於五百乘耳非其不足於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衛之兵數約之此周人居重馭輕之法唐人府衛君子謂其得鄉遂之遺者蓋出此

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鄭鍔曰軍制已定則有征伐之時起之以為軍旅四時之間作之使趨田役有盜之際比之使作追胥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貢賦無不可也○劉氏曰貢賦制

軍須也○黄氏曰鄉之軍制寓於比閭族黨州鄉故會其卒伍而為伍兩卒旅師軍蓋常自為六軍也用之於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皆鄉法也軍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田役曰作田竭作車少人多役隨事多少車不出皆臨時作之田雖為六軍蓋不止七萬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當時比之不使臨事紛錯也野皆不如此不會卒伍大抵鄉車人不相須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會之於卒伍野車人相

得其用在車無竭作之事故合之於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軍為車千乘以司馬法三百家共一車約之七萬五千家止得車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賦也大抵六鄉皆守兵會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軍備其人而已車馬之賦不盡出於民則以公車充之校人有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車鄉賦閭師徵之○鄭鍔曰遂人言貢賦師田政役與此先後不同何也蓋小司徒會六鄉之萬民以為卒伍軍法起於鄉故先言

以起軍旅而後及於貢賦遂人治邦之野以供財用財用出於野為多故先言頒職作事以令貢賦而後及於師田政役也然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之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葢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司馬主於用兵茍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

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鄭康成曰均平也周猶徧也○賈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徧知其人數○鄭鍔曰上文於歲時入數大比受要之後而言乃會萬民之卒伍則民數既定然後軍法可制也軍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何耶蓋會萬民之卒伍者所以起軍旅也此言可任之人數者所以

作田役也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將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餘不足也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為三等者

蓋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賈氏曰案王制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次食七人次食六人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言七五六三等其人不同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至十人為九等二人三人四人是下地三等五人六人七人是中地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三等此經惟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三等則知有上地中地下地三等

余以為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

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

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

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强内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别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畮萊百畮萊二百畮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

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為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呂氏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

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數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為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則皆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魯成作丘甲曹操案户籍得三十萬衆蘇秦以齊王臨淄之中七萬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而曹操謂崔琰

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
調發惟諸葛孔明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過
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所
以强者以孔明不盡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
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曰羨饒也○王氏曰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
五人家二人而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

一時皆徧計所役久近取勞佚均而已不於一役家起二人所以寛民也○王昭禹曰以其餘為羡則所用者正卒而已然正卒又有可代者之備此民所以有餘力而不困於役也○鄭司農曰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

陳及之曰竭作鄭氏謂盡行非也○程氏曰竭作如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單畢皆盡互言之也

田獵所以教民習兵事則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今日發某甲明日發某甸亦

不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

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若曰盡行

不勝其擾也○王氏曰唯田與追胥竭作則獵取禽

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久故

也

李景齊曰因地之上中下以處其民因民數之多寡

以任其力此周家均民之良法以司徒之制約之三

農八家四十有八而可任止於二十人者以一家之

中老幼常居七分之四少壯常居五分之貳也平居而耕有故而戰者皆其家之少壯也曰平居而耕可也有故而戰而少壯者悉任之則無乃妨農事乎無乃闕於仰事俯育乎蓋家之可任者雖或二人或三人而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則農桑之不廢仰事俯育之無所撓者以其有羨卒不之征也若夫田獵以習戰追胥以捕盜賊則竭作何也蓋田與追胥其暫耳則非惡其為盡征也雖然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

其可任者二十人而又有羨卒之法此其用民力至寛也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則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八十八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衆而征於司馬不能十之一若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以甸計之一井八家則六十四井為家五百一十有二宜士徒滋多也而僅止於七十五人民盡可以為兵而不盡以為兵也不特是耳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

十為成成方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百里之成自甸之外又加三十六井宜其所任者益多而令特三十人又何耶籍民以為兵者甚備而至於征調則不過此耳然則民之可伍者不悉以為兵而隷之以為兵者比征調則又益損焉先王之休民力如此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易氏曰用衆庶者正之以政導之以教則無殃民之

失飭之以戒止之以禁則無視成之暴如是不服而有辭訟則為之聽其辭訟用命者有功而不共命者有過又為之施其賞罰焉

鄭鍔曰平居無事族師掌其戒令政事黨正掌其政令教治州長掌其教治政令之法鄉大夫掌其政教禁令鄉師掌其教與其戒令糾禁非不素明而熟曉矣及起衆庶而用之小司徒又掌其政教與其戒禁何耶能以政教訓治之者未必能制馭之能以戒禁

制馭之者未必能訓治之惟位尊爵高者合政教與戒禁而兼掌之則民服而且畏之矣

誅其犯命者

鄭康成曰命所以誓告之○賈氏曰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災寇○鄭司農曰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鄭鍔曰經

文言大事又言大故者不一以理推之大事乃國之
常事特於常事為大耳若夫大故則事萌於意外患
生於不測其所以處之宜出於常理之外是故周人
設為致民之法又別為致餘子之法民則一家受田
之夫也餘子則家之羨卒也常事之大如田役之類
家起一人足矣故止致其平時授田之夫至於變故
之大家出一人不足以禦之故致其餘為羨之卒也
徒役言起追胥言作此則以致為言余以為自邦法

言之則宜曰起曰作自司徒言之則曰致致之為言使自至也司徒立大旗於此使之趨令自至蓋均土地稽人民之法既已素定當供公家之役者則聞令自至非一一號召之大小司徒俱以致為言可見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黄氏曰此治野之法乃者繼之辭鄉法備又著野法焉必著野法者貢賦當自司徒出師役則相因矣康成曰造都鄙采地井田異於鄉遂其說最乖誤野純

農夫故為公田九一之法以出租稅為丘乘四一之法以治車馬○鄭鍔曰經野則分其田野而井牧之可耕之地則為井田之制可畜之地則為牧養之區左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各相其地所宜而已

愚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其中而私田包乎外是之謂井其田野也上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倍比中地田萊之相等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王氏詳説曰受地之法大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上地百畝不易中地百畝一易則為一百畝下地百畝再易則為三百畝通率計之是三夫受六夫之地二牧而當一井○黄氏曰牧居高崖下隰不井今所在猶有繫官牧地鄭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非也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

鄭鍔曰井地之法始於一夫之受田百畝積而至於九夫則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為田九百畝是為一井○黄氏曰孟子所謂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是也○王氏曰九夫為井則九夫之地所飲同井故也

積四井三十六夫之田縱橫皆二井則地方二里為田三千六百畝是為一邑○王氏曰民以里居田井同邑故也○黄氏曰邑合也言民之合於此也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之田則地方四里為田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為一丘○王氏曰民以族葬四邑同丘故也○黄氏曰丘聚也言民之聚於此也積四丘五百七十六夫之田則地方八里為田五萬七千六十畝是為一甸田至於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乃得方十里斯為一成甸又謂之乘言車乘之法至是始成○王氏曰田包於洫名之曰甸○黄氏曰丘乘之制

成於此漢志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也田至於一成則四成積為四百井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則方二十里矣於是為縣○王氏曰未成為都故取名於大夫所治縣也○陳及之曰一甸之中以五百十有二家為準而籍於公上者七十五人必七十五人者為一乘之人也至於田稅則一以井計之○李景齊曰成公作丘甲春秋譏之者蓋嘗賦於一甸而魯於一丘為之則軍賦極重耳至於四縣則方四十里矣於是為都田至於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斯為一同○王氏曰未成為國故取名於公卿王子弟所治都也

愚案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

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〇黄氏曰見遂人凡治野雖横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為邑至四縣為都皆以四數言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

為通至終十為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丘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鄭氏旁加之說其筭法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曰溝洫之事歲歲

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専以其人治溝洫其人出
軍賦則不均矣至以周制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
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公田不稅王氏詳說復
為之說曰畿内用貢法者以鄉遂及公邑之吏旦
夕從事於民耳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
恐其稅民無藝耳都鄙雖在畿内然實諸侯此所
以用助法鄭伯謙疑此豈有天子之國自稅民田
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又謂周之畿内以

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公田商禮也文王為商諸侯其田猶依商禮至武王得天下周公攝政遂變之此皆泥於康成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之說至黄文叔以此為遂法謂六鄉之民職業不同而其授地或多或寡或不授地參差不齊故不為井田之法必使備六軍而人徒車輦不相須故不為丘乘之法大約鄉教士野教農鄭言井法備於甸而止於都者食采地者皆四

之一蓋以此為都鄙井田之制其說轉乖司馬法成三百家一車七十五人而調一人也小司徒四甸為縣為四車四車亦三百人而調一車一車七十五人亦四而調一也故丘甸縣都皆自四而登至都止者十六車而調四車自足為行列故丘乘之法備於此野法皆四而調一鄉三百家出一車十馬見司馬法野七十五家出一車四馬十二牛見漢志輕重不同鄉役多野役少鄉授田多野授

田少大抵先王之制常優内殊不知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異孟子曰鄉田同井則鄉未嘗不以井授也特鄉之地近内多沃壤可耕而放牧者少則有井而無牧至於野外之地不無墽埆肥磽之差豈必如指掌之平碁局之畫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方是井田活法故小司徒之經田野必無井牧而言而井牧之法於遂言之為加詳井以九起數邑以四成之則制地之數可於是通

行矣若夫縣都之名偶同於公卿采地之名亦非

以此爲采地薛氏之説分明

薛氏曰自九夫之井以至四縣之都特多寡之異名耳丘甸則用之鄉遂及公邑縣都則用之於采地夫鄉遂公邑非無縣都也有縣都之制而民之受地者特一夫之田與夫宅田士田賈田公邑之類未至於縣都也此所以用者止於井邑丘甸而已采地之所受亦非無井邑丘甸也井邑丘甸固在縣都之中惟

鄉大夫之所受者或四十里或八十里此所以畫為縣都之制也

總論井田

愚案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為公田餘二十畝為廬舍此漢志之說也今因錄諸家之說于後

王氏曰田畝有類於井而公田之中又鑿井焉故謂

之井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八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除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合保城之地二畝半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公田八十畝八家耕之是為助法廬舍居中貴人也私田環列於公田之外蓋衛王之意八家私百畝至於興兵之際乃八陣圖之法○陳及之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所謂什一而税通王畿之内至天下諸

侯皆然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張横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相驅無一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什一之數而歸諸公是亦一說要之公家但取什一之税看民如何耕耳或一家耕百十畝亦可或一家合耕八十畝亦可而徵斂税必視年之豐耗故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愚案此主漢志說為是

圖說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由是何休註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注孟子宋均說樂緯以為然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則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於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田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二畝半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

何得八家皆私百畝

愚案此謂漢志之說非

林氏曰井方一里是謂九夫古者制井之法有以地里名方里為井是也有以田夫名九夫為井是也以地里名者所以正地界以田夫名者所以定征賦周時皆用井田凡田皆用徹法孟子曰鄉田同井則是鄉皆用井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是邦國亦用徹法周禮一書皆通率而言所謂互見者以

班固之言孜孟子九夫為井全無虧欠後世為圖亦以縱横成列不知九夫為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易再易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記則是一井之田皆平地其說皆不通葢周公之井地特以通率備言之案左氏異議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當一井彊潦

之地九夫為藪五藪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左傳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今曰井九百畆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因地之所寓而為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井九百畆亦徒見其不同耳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

田里是三王之初已有井甸田里之法信南山序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其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論語説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同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井間有澮專達於川同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畞而徹其實皆什一以貢徹皆天下之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故井田之法始於唐虞以至夏商稍稍葺治大備於周

愚案此説却貫通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税斂之事

鄭鍔曰井邑丘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

以地事令之出貢賦與夫凡税斂之事俾皆供上之

求葢治地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

而取○黄氏曰鄉野皆以軍法令貢賦貢賦皆有定

制不容有不供者故以軍法令之野有税斂雜征薪

芻疏材之屬鄉無之委人可攷貢賦税斂民食必參

相得而後其令可行鄭曰地事農牧虞衡地貢九穀山澤之材亦非此自九夫立法則皆為農事藪牧虞衡視農為別農定法而後藪牧虞衡皆可立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黄氏曰域界也井邑丘甸縣都各有界域○鄭康成曰守謂虞衡之屬○王昭禹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為之守禁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所以辨山林川澤之守職謂九職○王昭禹曰先王制職以任民若三農園圃虞衡之屬皆因地以有職政稅也○王昭禹曰三農則使之貢九

穀圃圃則使之貢草木虞衡則使之貢山澤之物所以平地職之政○鄭鍔曰分其地域則曰邑曰丘有邑丘之限曰縣曰都有縣都之殊因其所至而辨其守則不敢以相踰蓋井邑之制在是一亂其守則井地壞矣施其九職則農圃之民有農圃之職工商之民有工商之職施其所職而平其政賦則各適於其宜蓋征賦本出於此一失其平則怨怒生矣康成謂政當作征是也○易氏曰六鄉六遂公邑都鄙之地域皆有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之地守旣分其域必奠其守然後施之以職王畿如此邦國亦然如是皆以貢賦稅斂令之則遠近輕重各得其均故曰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黄氏曰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司徒相對爲大小大宰祀五帝賛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賛玉幣

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玄冕所祭為小祭祀非也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鄭氏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

鄭鍔曰大軍旅則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帥其衆

庶以趨大司徒之所致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黄氏曰役卒役也小雅曰勞還役○賈氏曰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大軍旅天子親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行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鄭鍔曰小軍旅之時人徒雖寡然戰危事也安得無築軍壘修城塹之役宜有政令以齊一之小司徒巡行其役而治其政令則人畏威而趨事無敢慢矣○黄氏曰六鄉不

與於司馬之征發有王命起之則小司徒帥而致之司徒司馬調發郊軍則其吏帥之小司徒廵察之而治其政令○王氏詳說曰小司徒於大軍旅帥衆庶而不言治政令於小軍旅言治政令而不言帥衆庶是衆庶之事小司徒可帥而致於大司徒而不可得而治也政令之事小司徒可用於小軍旅而不可用於大軍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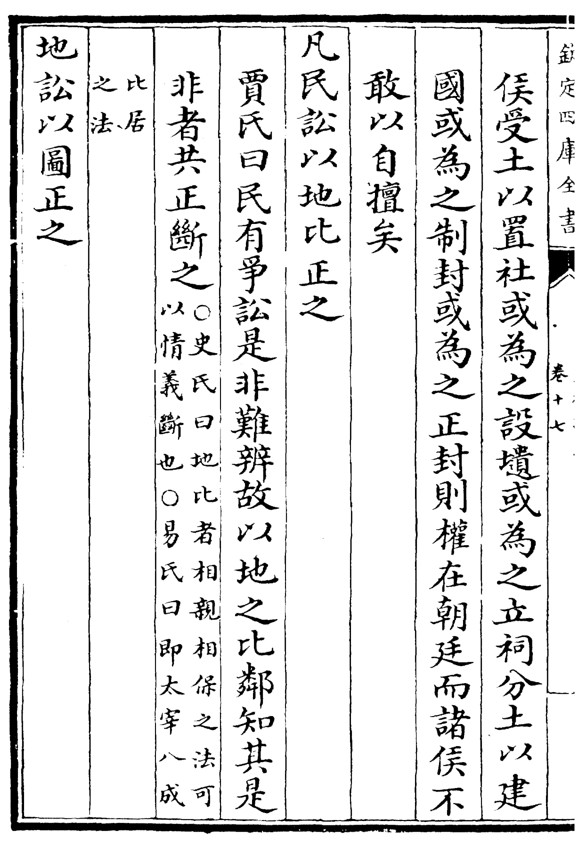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鄭康成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史氏曰興土工以為因山之役

黄氏曰對遂人為野役治其政教愛敬行焉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賈氏曰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鄭鍔曰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制其畿疆之封矣小司徒又立之正之蓋地官掌貳權重位尊諸



侯受土以置社或為之設壝或為之立祠分土以建國或為之制封或為之正封則權在朝廷而諸侯不敢以自擅矣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賈氏曰民有爭訟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之○史氏曰地比者相親相保之法可以情義斷也○易氏曰即太宰八成比居之法

地訟以圖正之

鄭氏曰地訟爭疆界者○史氏曰圖者道里疆界之形○賈氏曰凡量地以制邑初封之時即有地圖在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易氏曰即太宰八成版圖之法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

鄭康成曰治成治事之計○劉執中曰施其政典政令禁戒而不躬行刑罰者大司徒宜然也是以屬官之誅賞小司徒得以專之

黄氏曰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者皆為屬官地治詳悉事亦多細小故小司徒攷其日成得自行誅賞月要歲會則致之冢宰治成蓋冢宰所施之八法也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賈氏曰羣吏謂當職六十官○王昭禹曰凡言吏皆指賤者自士以下皆是不特府史胥徒之屬上經治成據日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月計歲計總為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攷也○易

氏曰小司徒致事致之於大司徒大司徒致事致之於冢宰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王昭禹曰禁令將使民避行之宜表揭之使知憲之脩法則使各脩其所守之法防虧廢也糾職則使各糾其所治之人防緩散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

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賈氏曰大比亦三年大挍比户口六鄉四郊之吏謂比長閭胥以上布列在四郊者○王昭禹曰言六鄉而兼四郊乃六鄉之閑田縣師所治之地○林氏曰教治者所主在教若十二教之屬○項氏曰平其所掌之教治○劉執中曰平章其教治之優劣　政事者所主在政若土地之政之屬○項氏曰正其所行之政事○劉執中曰論正其政事之得失○王氏曰攷夫屋攷其受田之夫居里之屋亟其乘屋令其及時乘之以正

治其怠惰宜矣○鄭康成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劉執中曰稽攷其夫屋之贏不足也○黄氏曰六鄉餘民居於四郊類若專以處工商藪牧之屬故敬仲治齊有士鄉有工商之鄉放於先王為之○王氏曰攷其衆寡六畜攷夫屋其無公田可知

兵器則亦以知登耗有無以待征役施舍誅賞之政令○賈氏曰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項氏曰政令即大比有所鉤考也

周禮訂義卷十七

謹案第四頁前六行養勇以禮刊本勇訛男今

改

第四頁後八行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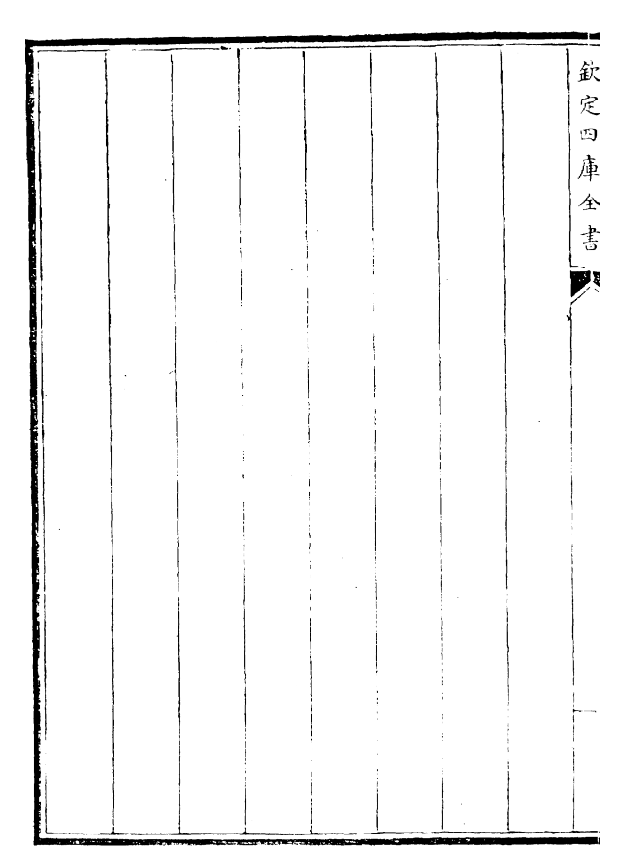
刊本鄉訛鄉今改

第八頁後五六行五族之黨即五卒之旅五黨之

州即五旅之師刊本旅俱訛族今並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三百二十四夫刊本二訛三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